

叢書
方珍

第六卷

禪海一瀾

019578-000-2

特64-180

禪海一瀾

今北 洪川 / 著

M43.4

ABG-0352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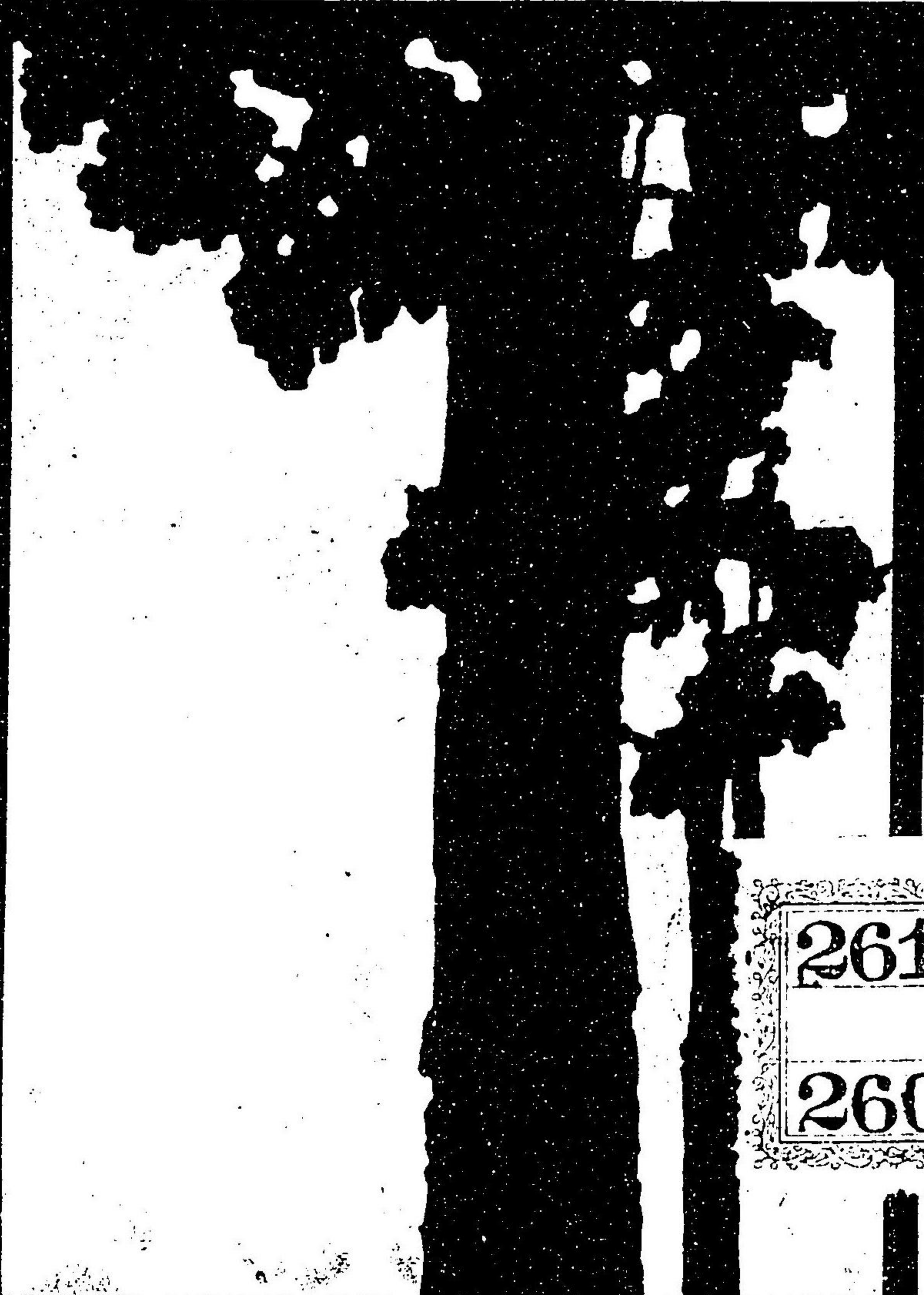
260

特
1

禪海一瀾

叢書

第六輯



261
260

1

特64
180

書叢珍寸
輯六第

瀾一海禪

請年窟龍基附

郵本京東

行發店書やみ

43. 4. 29

因交

自序

客歌於郢。爲下俚之曲。和者千
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如吾法
道亦然。高發秘音。衆耳如聾。口
如啞。爲之如何。孟軻氏曰。觀於
海有術。先觀其瀾。故山野間抽

孔門之典語三十則。附之管窺以充觀禪海之一助。是亦可謂仁之方歟。雖然唯恐庸常下劣輩認細瀾以爲禪海。此盡焉。若夫吾禪海轉入轉深。及其洪渺。有毒霧喪魂之大洋。有鳥飛不渡之重灘。眞實決志。求透過底

上士。不顧危亡。解纜於其間。侵鯨波凌風濤。一夕歷盡險處。而后可稱眞大丈夫耳。昔韓愈上表排佛。觸憲宗震怒。貶潮州。有僧大顛者。諭愈曰。子之不知佛者。爲其不知孔子也。使子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山野有

此編者。盖欲令知孔子而已。請
學者先察孔子方寸之波瀾。而
後泛觀禪海之汪洋。則如開朝
霧而望江海之佳氣。不亦愉快
乎。遂目曰禪海一瀾。

文久二年壬戌春操觚于龍蒼窟南窓

横岳老野洪川虚舟子

寸珍叢書は隨時之を刊行し専ら古書
の覆刻に従ふ

寸珍叢書は最瀟洒の冊子たらんこと
を期し製本體裁に注意す

沙門洪川謹北望伏揖獻書

巖府太守賢君閣下。山野小少周旋于絳惟
下十有五年。始之以下校究四書六經。傍涉獵
諸子百家。爲天下第一樂。汲々是勤。以一事
不知一實不詳爲耻。中之以爲。直饒諸記萬
卷書。要之不出乎仁義禮智外。仁義禮智歸
于道德中。然則學以道德爲主。終之意。古之
儒以仁義道德鍛鍊學者。心知百體皆有所
主。今也有名無實。故心知百體亦無所主。唯

是事古人糟粕已。以箇難得最靈之精神。終身區々於糟粕而覆棺豈可無憾哉。外之必應有真實學術在。去聖時悠。我何適從。自是始讀禪書。恍若有舊習。偶撞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語。不覺打案曰。合卑衷。惜哉無明師。一日有人貸與禪門寶訓一部。試看過之。有言曰。昔宋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觀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

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獅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而回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萬也。山野於是發憤曰。我亦人也。曷不能為人之所為哉。直辭家累。拋墳典。徧尋明眼師。何幸逢著一老宿於洛之萬年山。言論往來。方知其為明眼。遂取師資禮。又薙髮以表求道之赤心。私自誓曰。我從今辨究大道。五年十年。而若不了悟。則朽木糞牆。於世無益。須晦跡于丘壑。不再呈面皮於人間。如是決心。擲身以

當道。當此時。山野眼不見神儒佛老。唯道之見。時二十五歲也。自爾而還。辛修苦行。晨夕蒙嗔拳熱喝之嚴誠者。二周載。一朝忽然大死一番。絕後再蘇息來。始徹大道矣。後受師之命。上備之護峯。從事棲梧老漢。參究積歲。終於老漢處。罄其蘊奧。三十九歲。始蒙同門請入洛之峩山。古教照心數年。唯期一錫朽于山林焉。豈圖以虛永興法席。閣下降嚴命。驚山野之懶眠焉。竊聆

閣下至仁臨國家。偉才督藝術。諸道研究之士。廓如無所不容。故山野再抱朽錫。翕然來歸焉。幸蒙懇命。就寺務四年于今。間有蹕衛入山。據先規謁見之例。唯默揖而退。恕乎如行路人。未敢獻卑言于左右。野情常歉然。故不獲已。錄一二以上聞。夫道者一已矣。神儒佛老唯是箇道。宛如一大陽照臨上下四維。其光無所不到也。唯學者眼有知見學習之雲霧。而獨自不見大陽。或落在儒見。或坐

在佛見。以生意必固我之執情。不可不察也。昔宋高宗詔金山克勤曰。朕素知卿禪道高妙。可得聞乎。勤奏曰。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蒙衣被。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是佛祖所傳之道也。此道之外無別有。若別有非佛道耳。帝大悅。賜圓悟禪師號。是豈非佛法王法一理不二之謂耶。豈非一大陽無私照之謂耶。凡世間一切事物。不離理性。理性不離實相。實相不離一心。一心即大道也。法

華經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又曰。一切世間安民濟物。是諸佛道也。故為人君父。必仁慈。為君子。必致忠孝。是理性本具之德用也。是以螻蟻屬有君臣。鴻雁序有兄弟。人而無此德行。是為迷倒衆生。佛甚呵焉。若能守三綱脩五常。則必有陽報之德。持五戒行十善。則從現世以資當來冥福。今天下之群民。雖悉具有善性。然不能率由其性者。何哉。此無他。依從來習氣。浸入之深。假令泛學

群書。深究物理。能率性天游者。中人以上無一二。或誇世榮。恣威權。猥行不仁。不畏天命。何以至令止至善乎。即孔孟再世。無能設其誨焉。抑吾禪門之設誨也。使學者先徹見固有之心性。以截斷妄想起滅之本根。故能轉凡成聖。點鐵作金。乃至於上不恥天。下不恥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則能明禪而后見儒。事物之精粗無不到焉。心性之體用無不明焉。佛法王法打成一片。

外施仁孝忠信。內成無上善果。古德謂之真大丈夫之能事。宋張丞相天覺曰。吾因學佛而后知儒。又曰。儒使之下求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脈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盲之疾。不可救者也。如張天覺。以瑰瑋絕特之質。自狀元及第。位窮人臣之極。誠一時之人傑也。初一日入僧寺。見藏經嚴整。怫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

人之書耶。夜坐長思。憑紙閣筆。妻向氏云。夜深何不睡去。公曰。吾正欲著無佛論。向氏云。既曰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可耳。公疑其言之奇。乃止。後因看維摩經。始知佛道之廣大妙密。遂留心禪宗。其後入兜率悅禪師室。參究積功。竟吐如是偉言。是所謂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者也。非獨天覺也。如隋之王通。唐之裴休李翱。梁肅柳宗元。白居易。宋之周惇頤。呂蒙正。楊億。趙抃。張方平。黃庭

堅。呂祖謙。蘇。金之李屏山。元之趙孟頫。明之趙大洲。王守仁。文徵明等諸公。皆大達之學士也。亦咸所以深究吾禪道而服膺者。固有由矣。伏惟。

閣下天縱之賢才。以武固封疆。以文撫臣民。首建學校。養育英才。選舉賢良。興隆政治。闡國之生民懷之靡然若風之加於草也。經國大業無以加焉。夫興唐室。太宗之功也。及其臨御。制禮作樂。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其

議政出師。有房立齡。杜如晦。魏徵。敬德。李靖等之名臣。其求法問道。有玄奘。玄奘。慧淨。法順道懿等之大德。並用以拔民於塗炭之中。而措諸衽席之安。遂致光武以來之治。千載稱道德盛明之主。是豈偶然哉。竊意。今時天下之儒士。皆重文輕道。是以徒聘仁義道德之辯。而未嘗修仁義道德之實。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莫有克正之者。譬如記珍饈語人。美則誠美。唯腹中刳然。堪成何用。不若親

喫却知其味。肚裏便々益氣力也。若夫微見吾大道。則六經之所基。粲然而明。聖賢之所安。確然而著。豈俟他人詮註乎哉。孟子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也。如是而后。商確古今。則學術之邪正。衆說之純駁。又皆歷歷如視諸掌焉。豈不愉快乎。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信然哉。
山野切願。

閣下明二敷這微妙大道。透三徹彼聖賢閫奧。而高垂二憲法。以董三學校。專資二大道。以開三人才。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及天下。則天下抱道隱士。有志處士。聞其盛事。皆必皞々然來歸矣。然則於二大道不明之世。恢三復聖學之功莫大二焉。山野聞三之。古之賢主。好善而忘二勢。若今之賢主。亦何不然。古之隱士。樂二其道。而忘三人之

勢。若二今之隱士。亦何不然。且山野雖二為蓬門士。苟知三有如此一大好事。而不二獻卑言于左右。則必不二免愚衷不忠之責。故不二願語路鄙猥。隨三意屬辭。不二覺成三若于行。且近禪餘抽二聖賢典語三十則。聊加三管見。以評唱。私題二禪海一瀾。雖三未定稿。今併附二呈下執事。

閣下萬機之暇。幸賜二電覽。則山野之願足矣。若其行文字句。恐麤疎倒置多焉。伏乞寬貸不答三之。唯冀照二鑑山野肝膽在三大道而已矣。臨二楮

實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文久三年癸亥春正月十一日

橫岳沙門洪川謹再拜白

禪海一瀾卷之上

大日本山口縣下橫嶽沙門 今北洪川著

緒言

蟪蛄屯於蚊眉竅。而嘲彌天鵬翼。鮒鱖游於車轍水。而譁橫海鯨鬣。苟心機不投。見知不同。則意必不合。言亦莫肯。愚小少周旋于絳帷下。依文講義。附物明理。切訝佛法之虛誕。傍怪見性之奇特。今而憶之。慚汗浹背。無地

容_レ悔謝_一矣。夫大道無_二條。明德非_二別性。如_一一
 挺大冶精金。論_二其體。則無_レ古無_レ今。無_レ去無_レ來。
 無_レ欠無_レ剩。無_レ斷無_レ續。論_二其用。則或隱或顯。或
 逆或順。有_レ淨有_レ穢。有_レ明有_レ暗。一念萬年。一念。
 玄機迅速。激揚鏗鏘。其妙亦太難_レ言。故孔聖
 唱_二一貫。釋尊拈_二一華。然語機妙密。而人莫_二能
 知_レ之也。於是。釋老假說_二五位八教。孔子權修_二
 三墳五典。及_二孔子歿。其徒散_レ處諸邦。各以_二其
 所能。教_レ授門人。惟曾參之傳。得_二其宗。及_二曾參

再傳。得_二孔子孫孔伋。去_レ聖稍遠。而諸氏之說
 起焉。孔伋有_レ憂_二於此。乃作_レ爲中庸。以顯_二孔門
 微旨。降而迨_二戰國。微言絕。大義乖。異說紛然
 起。各張_二其見。逞_二其辯。孟軻出_二其間。主_二張性善。
 以闢_二邪說。其功不可_レ勝言也。孟軻歿。而正傳
 泯焉。聖書雖_レ存。大道如_レ土。西漢以來諸儒。皆
 習_二溺記誦詞章。不知_レ究_二明大道。間亦雖_レ有_二隱
 逸得道之儒士。獨樂_二其所得。不_二敢顯授_二於人。
 故學者。翫_二乎於聖賢之微言者。天下滔滔皆

是也。何幸。及宋有周惲。惲者出。慨歎聖學之支離。決裂。欲復諸古。搜索遺經。研究積歲。茫無可入。竟參扣黃龍山慧南。問教外別傳之旨。南曰。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惲頤不能答。尋參金山佛印。問曰。畢竟以何為道。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惲頤擬議。印呵呵大笑。頤脫然有省。後於東林總處。透徹淵源。後來撰述易學心傳。論學徒曰。吾此妙心。實被啓迪於南老。發明於佛

印。若不得東林總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云云。不見乎。惲頤拾得一顆真珠於吾禪海。以發揮聖學。紹隆千歲。既絕之緒。一掃西漢以來諸儒之習弊。其功實大矣。蓋以授受之來由。惲頤終身崇敬佛祖。可謂慎德君子儒也。雖程顥嗣之。究明師傳。修飾六經。初未達大道之閩奧。竊聞得小乘教相語。謬認佛法。一旦努力排駁之。後及看華嚴論。始分曉大乘旨趣。以來見釋子讀釋書。必

端坐整肅云。朱熹出其門流。雖天才粹美。惜哉。膠於己見。不能透脫。人我之繫縛。中年猶挾勝心。著述亦多。深忌惇頤發露道學之來由。謾謂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傅之所自。或得之於天。朱熹初師李侗。久之恨不發明。與張拭呂祖謙。問道於徑山大惠。後致書於開善謙。曰。熹向蒙大惠禪師開示。狗子無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

刀兩段。朱熹於是有省。後來常言。佛所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三因緣生之論。皆極精妙。吾孔子所不及也。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然則朱熹固知佛意之可崇。而却爲反噬之說。以張我見。其亦不仁也甚矣。古人謂之德之賊也。後學雷同勦說。追影忘頭。亦如水母以蝦爲目。鱗結以蟹爲足。太可憐愍矣。道學一邊成理窟。孔門之真風。旋復湮晦矣。苦哉苦哉。豈圖至明有王守仁者出。文武兼備。一

代之人豪也。其言曰。守仁。蚤歲舉業。溺志辭章。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中略。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上也。然後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

氏之罪哉。以此語同志。則雖聞者競相非議。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後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言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

朱子悟後之說。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_レ有_レ聞。則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_レ以自暴_レ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_下其說之不_レ謬_レ於朱子。又喜_レ朱子之先得_レ我心之同然。云云。守仁實求_レ之心理。驗_レ之履踐。一_レ洗舊習。別成_レ一家。其勳亦偉矣哉。愚於_レ守仁之言。釋然始知朱熹之非常人也。嚮所謂爲_レ反噬之說。以張_レ我見_レ者。皆必中年未悟之

弊也。渠若無_レ晚歲悔_レ之之語。則固執偏見之備儒也。然世之學者。徒死_レ守朱熹未定之說。崇_レ其著書。比_レ金科玉條。不_レ復知_レ求_レ其晚歲既悔之說。競相嘔_レ。以亂_レ聖學。不_レ可_レ不_レ察矣。如_レ本邦儒士。唱_レ其正脈_レ者。有_レ惺_レ窩于洛西。有_レ藤_レ樹于湖東。其後學風稍衰。及_レ伊維楨。長胤。物茂卿輩出。心術之學廢。而記誦之弊起。爾來見_レ儒者之體裁。不_レ失_レ於輕薄浮華。則又失_レ於任誕簡傲。而無_レ毫_レ需_レ省身煉心之術。況_レ於究_レ

明大道乎。唯以博聞強記。巧詩文。爲儒者專務。大錯了矣。悲矣哉。百世絕聖脈。千載無真儒矣。愚昔日有慨于此。一旦發憤徧尋明眼師。何幸。遇著一大老漢於輦下。取師資之禮。遂昧死自誓。我自今辨究大道。五年十年。若不了悟。則朽木糞牆。於世無益。須晦跡於丘壑。不再呈面皮於人間。如是決心。擲身以當道。一衣一鉢。投口者蔬菜糲食。觸身者熱喝噴拳。胸中時或快惱。或悶絕。愈激不衰。苦屈

之久。一夜定中。忽然前後際斷。入絕妙之境。恰如大死底。一切不覺有物。我只覺吾腔內一氣。彌滿于十方世界。光曜無量。須臾如蘇息者。視聽言動。豁然異于平日。於是試求天下之至理妙義。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歡喜之餘。自忘手之舞之。足之踏之。卽忙連叫曰。百萬典經。日下燈也。太奇也太奇。乃打小偈曰。疎濶孔夫子。相逢阿堵中。憑誰多謝去。好媒主人公。直走敲老漢室。呈所見。老漢莞爾

而休。余曰。某曾聞禪有妙悟。今日始知古人之不欺我。時天保辛丑歲四月二十七日之夕也。從是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慶快平生。於是更激發望上心。奔走天涯海角。咨參諸名老。十有餘年。於日用行事間。存養省察。愈了愈求。百切千磋。琢之磨之。日新日日新。前後十五六年間。無空過之光陰。竟罄蘊奧於備之棲梧老漢處。成就吾志矣。於是把墳典驗之。孔子陰含見性一乘深味。陽吐天

下萬古規言。其隨時任緣。橫說豎說。如與吾釋老合符節。寔知儒佛同原。事理一致矣。於乎道則高矣峻矣。自非志鋒剛毅。心底確正者。其孰能究了焉。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又曰。謀道不謀食。孟軻曰。以身殉道。看哉聖賢之於道也。如是其純。如是其急。而今之儒士。醉心詞藻。糊口佔俸。而無憂道之大志者。是亡論忘却佗洪恩。反釀殃於蕭牆之內者也。孔子其不惡之哉。必言非吾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愚也。雖道不同不可相爲謀。然初志之發憤。一簣于儒門。是以難忍坐視。孔門之心法不行於世。將盡力以扶持其道。翻真風乎已墜。回中。大浪乎既倒。不是釣名射聲。唯欲補儒門一大缺典。以報幼來洪澤之一滴耳。孔子不以杞宋徵三代禮者。文獻不足故也。雖杞宋實繼夏殷。當時文獻不足。則禮猶不徵。況於道乎。如今雖儒門文學不乏。獻德實絕矣。我禪門。明道見性之真傳。迦葉

以來。聖人君子的相承。以至于今。不因師證。則爲虛構。放愚今欲取大道之徵于此。以及于彼也。蓋孔子鍛煉學者。正有三等級位在。後學忘本走末。故不知所以用之。等閑看過焉。今設之。初等名入德位。中等名上堂位。上等名入室位。且加愚意。置實學位爲四等。取之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之語。此位爲初一步。蓋初學堅立辨道志。黽勉於日用行事間。欲暫時不打失。謂之實學位人。刻苦用力

之久。而工夫漸漸純熟。忽然見得本有自性。謂之入德位人。法財無量。轉見得轉求覓。而洞究大道體用。詳識衆物妙理。謂之上堂位人。尙鑽研不罷。透過向上重重知關。運出明暗雙雙機用。謂之入室位人。然後復依實學位。長養聖胎。潛行密用。不生怠惰心。死而後已。是荀卿所謂。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者也。竊意古先聖王。審察人之造詣此境。一言以授道統。令化育生以也。允執其中。惟精

惟一。道心常存等是也。外之莫有聖學也。孔子創建聖學。以立儒門。傳道統於曾顏。以至孟軻。其旨歸于此。是固不誑之說也。孔子復起。必不易吾言。伏惟高見正識士。熟覽此書。察余鄙言。俾忘言而契道。果能知佛道與儒道並用而不悖。然後依此篇。大有開悟。便再扶起孔門之真風。決無難矣。

周惇頤。自靜入道者也。程顥。自事入道者也。朱熹。自窮理入道者也。陸九淵。自疑情入道

者也。王守仁自研究入道者也。雖各自有所見。惜儒門無無量之法財。只固滯一旦之見處。無由用磨煉之術。故有到有不到也。誰知吾門牆中至向上。有肴有之法財。妙密之伎倆。是以。僅食吾園樾。不知好音。動成反噬之說者。往往有之。可憐愍哉。大智見人一出。則如明鏡高臺。權衡正懸。知見之娟媿。不可逃矣。識力之輕重。自難欺焉。

吾朝有皇極之道。是天祖神明之大道。而

王者之正教也。其授受之悠久也。神孫一統。不交他姓。唯邃古鴻荒之世。年紀邈遠。且措不論。自神武天皇繼述以還。雖年代近三千。未嘗有一人敢篡奪天位。紊亂神系者。皇家之威德巍巍焉。是所以吾王道特絕乎萬國也。抑皇孫之君臨四海也。以天祖心爲叡慮。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權衡中正。而統御天下。敬事天祖天神。以保安萬民。謂之皇極之道也。以來聖

子神孫。歷歷經綸其天業。以迨今上天皇。可謂盛矣。若夫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_レ明。風雨霜雪不_レ時。五行錯繆。萬物不_レ生。地道不_レ中正。則山嶽丘陵于崩。河水溪流于溢。地脈騫裂。百實不_レ成。人道不_レ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_レ狂妄。外作_レ禍害。蓋皇極也者。三才固有中正之大理也。故天皇失皇極之道。則天地之變從_レ之。惟吾天祖以天人合一之德。先生民。而得皇極之道。照臨下上。以治天職。

竟授天位。皇孫然後傳之悠久。即所以有寶祚齋鏡之垂訓。以明確君臣之大義父子之至恩于後世也。是吾神國。皇家一系。萬古不易之大基礎矣。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_レ萬年。其斯之謂與。降而迄人皇三十世。其中間。禮樂未_レ興。文物不_レ明。綱正不_レ振。或有_レ背叛。而皇極之道漸萎爾。當此時。有皇子厩戶者。出生而能言。既長聰敏。有睿智。達諸學。及壯。輔佐推古天皇。攝大政。

八人奏語。十人訟言。一時聽而不失聽。故曰豐聰太子。始定冠位。製服飾。興禮樂。撰憲法。大隆敬神之道。扶之以仁義之教。潤之以慈善之法。專施文明之化。於是皇極之道再盛矣。太子曰。神也。教人之始。儒也。教人之中。佛也。教人之終。三道互相扶。成乎一个道德之大樹。又曰。政者非學不至。學之本。神儒佛也。然好一者。各惡其二。而嫉其存。欲其亡。我所知以爲理。不知以爲非。故操政者。宜通三不

好一矣。若好一則枉政。枉政則王道廢。云云。先賢曰。厩戶之功。可謂制作之聖。諡曰聖德。亦非虛名也。鎌足內府公。欽慕太子高躅。竝用三道。專恢張皇極之道。遂勦絕兇逆。以置君於泰山之安矣。其盛德偉勳。布在方策。愚固不喜老教。常以三道鼎立而論者。蓋基于此。菅相公曰。凡國學之所要。自非有和魂漢才。不能闕其間與矣。愚亦謂。吾皇國男子大丈夫者。先堅立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底之

倭魂真柱於肚內。加之以漢籍之才。然後更用力見性之術。以一旦豁然貫通。則其於權衡乎皇極之道也。亦無間然矣。

大法。獨絕而曠邈。妙道。不變而精微。概之曰禪。可以理尋。難以事詰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如存如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達磨大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豈以小德小智。

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嗚呼大道之難。三聖者言可徵也。故古來聖者之垂教。皆自卑而上高。從淺以至深。要之莫不出于俾生民捨惡趨善。去偽歸真。除苦就樂之切情矣。及其至也。妙萬物而爲言。能盡性命幽明之真理。是以出處誠異。而指歸則同。蓋老子之垂教也。屬周道陵夷之運。民俗浮僞。而莫之從也。孔子出其間。修詩書。定禮樂。唱三綱五常之教。以拯世弊。不幸忽及戰國。橫議盛。

霸術行。未嘗遵言及玄妙之典。當其澆季難
 掇。釋教東流。顯說善惡報應。而警戒生民。推
 而廣之以性命之理。和而教之以慈善之行。
 大化益天下焉。迨其根機漸熟。而后達磨大
 士西來。始唱教外別傳之宗旨。以洩諸佛頂
 上之秘機焉。然則吾釋教之翊王度。補治道。
 而有功天下後世。豈小補云乎哉。當時若無
 吾教之補翊。便仁孝忠信之教。或幾乎熄矣。
 由是觀之。佛教之與儒教。發致施設雖殊。其

所期者同然耳。某嘗禪餘。遊目乎四書六經
 中。間有忘蹈舞者。故披鈔往往一二章。聊發
 管見之秘。以充學者公案。欲使天下後世知
 孔子立教中有禪。禪中有名教之至理也。熟
 按。孔子爲釋子地。釋子爲孔子地。兩教互影
 響。以發輝大道。既昭昭然矣。看者審之。

○雲臥紀談載。古德曰。由堯迄武王。佛未誕
 生。有以也。成康既歿。佛於是顯跡。然而未
 被中華。以埃聖人生於魯。集中大成於古帝

王之教也。甚矣。聖人困於魯衛陳宋。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浮海。當此時。以外數萬里之教。加于中國。天子諸侯疇聽之哉。佛法不_レ苟傳。非_レ顯宗感而求_レ諸遠。恐未_レ能_レ速應_レ耳。

○大惠武庫載。宋王荆國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爲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曰。豈無人。亦有_レ過孔孟者。曰誰耶。文定曰。江西馬大師。

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等諸禪師。孔孟之教。轡勒不_レ往。皆歸_レ釋氏焉。荆公深肯之。後張無盡相公聞之。撫_レ几嘆賞曰。達人之論也。

○枯崖漫錄載。張文定公曰。儒道淡薄。一時聖賢盡歸_レ釋氏。而關洛諸公。亦必玩_レ味釋氏之言。而后能接_レ續洙泗不傳之秘。其裨_レ助世教。要非_レ小補_レ矣。

天地包_レ羅乎陰陽。而易_レ識者。以_レ其有象也。陰

陽混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象之顯也。可徵。儒也資以爲則。形之潛也難視。老也資以爲則。於是。老以儒而厚。儒以老而全。孔老以佛而微。佛以孔老而助。雖然。孔老二教。智通一世。但利生民。未及異生。如吾佛大乘悲智。通于六道四生。過現未。皆悉及之。無物不利。無事不達。如其智眼。有象之與無形。有情之與非情。其性無一。無二之性。卽實相。住塵勞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其爲物也。不

來不去。不空不常。兼內兼外。性相如如。本自不生。豈又有滅。真淨明妙。卓爾無對待者也。姑號之曰佛。其爲妙用也。宏濟萬物。典御十方。視一切衆生。如吾子。無所不至也。論大則寬廓於宇宙之外。論細則寂寥於毫釐之末。而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五常三綱之教。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一缺矣。是所以古來稱無上妙道也矣。吾禪海。波瀾洪大。無嫌底法。又無著底法。如

孔老二道亦皆兼在子波瀾中。故山野深愛博
博大士之履踐也。梁武帝因大士披袈戴冠
鞞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
老邪。士以手指履。帝曰。是儒邪。士以手指袈
衣。蓋學大道者。以大士心爲心。則庶乎其不
差矣。

凡欲知大道。先須見性。若未見性。則不可讀
佛祖書。多駭而恠者。因槩謂異端。其爲誣也
亦甚矣。是村犬吠堯之論也。何則以下其所常

見者野服。而未嘗見向上之形容也。山野常
言。達磨大士之殊勳。但在主張見性一著。爲
是故也。

或問

或問余曰。師出乎儒。而入于釋。有何所得。余
曰。無所得。曰。請問其意。余曰。吾法道。轉得轉
捨。故其益廣大而無涯涘矣。昔唐太宗詳覽
玄奘翻譯經一百卷。驚佛道宏奧。謂侍臣曰。
朕觀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深高。今知

宗源杳曠。而后顧儒道九流。猶汀滢之方溟渤耳。盛矣哉。太宗之言。以經論之義。尙如是。而況於吾本分真修乎。

或問。孔老釋優劣如何。余曰。老莊專修道行。修身自翫。放蕩山林。歸心淡泊。是吾門二乘之流亞也。可稱而不可則矣。劉歆七略。叙道家爲諸子宜矣。如孔子制作禮樂。明了德性。祖述典訓。教化來葉。是吾門菩薩乘之人也。不可不謂之聖。可仰可崇矣。至吾調御師。獨

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雖然。若夫照明世界。運轉生靈。則儒釋兩道卽一德也。二者闕一。則不安立焉。

或問。承聞禪門究道在靜坐。其意如何。余曰。非但吾門。宋儒亦勤靜坐。朱熹云。明道教人靜坐。延平亦教人靜坐。蓋人之所以不知大道爲何物者。由精神不定。所以精神不定者。由外物來擾之。故先依靜坐凝工夫。以空外物。外物空便神定。神定便性珠燦然現前于

目前。捕_レ齟_レ之。如_レ俯_レ拾_レ地芥_レ耳。雖_レ然。吾所_レ謂靜坐者。異_レ於六朝清坐。宋儒靜坐_レ也。佛謂_レ之正思惟。故不_レ必在坐相上。造次必於_レ此。顛沛必於_レ此。若以_レ但閉_レ目藏睛愛_レ寂嫌_レ鬧。以爲_レ靜坐。是非_レ正靜。果邪靜也矣。

或問。孔門之教。依_レ學遊_レ藝。今師外_レ學藝何哉。余曰。如_レ學藝。初學因地一事也。至_レ孔門蘊奧。在_レ明_レ德性。故真意不在_レ冊子上。孔子不_レ云乎。余欲_レ無_レ言。又曰。賜也女。以_レ予爲_レ多學而識_レ之。

者_レ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_レ之。山野常謂。儒亦有_レ教外別傳之一著。此之謂也。或問。近世有_レ大儒。唱_レ明之李王二家學風。主_レ張古文辭。其言曰。道則高矣美矣。謏劣之質。不可_レ企及。故卑卑焉求_レ諸事與_レ辭。又曰。聖人之心。唯聖人而後知_レ之。亦非_レ今人之所能知也。今師頻說_レ其不可_レ企及之道。汲汲勸_レ之。弟子甚惑矣。余曰。今日。望_レ之。天邊寸碧者。明日踐_レ之。脚下千巖也。謂_レ道者高遠。而斷然無_レ志。

於進修。只甘就于卑。以爲足者。是自慢且謗。孔子者也。余少時。遊其學。有年焉。初未知其言之反聖意。中間自知學風之膚淺。乃罷去。從事宋學。曰。請問其說。余曰。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孟軻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是當知道之可企而及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如是。孟軻曰。何以異於人。堯舜與人同耳。

是當知聖人之心亦今人之可修而至矣。賢哲之言。豈欺人矣哉。如儒士之言。孔子所謂女畫者也。夫詩書所以垂訓于後世。使中人由是履先王之道者也。然唯學其辭。而不修其道。則與讀演戲稗說同焉。禮樂所以象法乎天地。使中人由是正性情。節萬事者也。然唯學其事。而不正其性情。則與觀戲劇亂舞同焉。是豈非誹謗孔子耶。余雖有舊恩義于彼學。今成此言者。與其得怒於彼儒士。寧可忍得。

罪於孔子乎。

或問。道分爲神儒佛老。今學神如何。余曰。是則是。恐被神見淨見障礙。云。學儒如何。曰。是則是。恐被文字禮則障礙。云。學佛如何。曰。是則是。恐被佛見法見障礙。云。學老如何。曰。是則是。恐被沖見虛見障礙。其人懵然不知問。余曰。唯學道。道無別名。神儒佛老。唯是箇道。恰如一大陽照臨上下四維。其光無所不到矣。只學者眼有知見學習之雲霧。或落在儒

見。或坐在佛見。是非大道有同異。以眼見有障礙也。故神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止天原。儒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明明德。佛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見性成佛。老家者流。拂盡其障礙。謂之得衆妙之門。問者默而退焉。今爲諸仁者言。若欲學神。先向御中主以前而求焉。欲學儒。先向三皇以前而求焉。欲學佛。先向威音王以前而求焉。欲學老。先向黃帝以前而求焉。然則道莫資逕。見莫異端。

值神神受用。值儒儒受用。值佛佛受用。隨處
為主。更無障礙矣。是吾教外別傳之玄旨。即
孔子一貫之要訣也。學道者。請自此始。

禪海一瀾卷之上畢

禪海一瀾卷之下

明德 第一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至善。知止
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是聖學之綱領。煉心之實法。而孔門之
秘訣也。六經諸子之言。如山之高海之深。
悉皆此一著子之註脚也。究之明白。曰聖

曰賢。昧之。昏蒙。曰凡。曰狂。明德譬如一顆
真珠。圓明寂淨。都無差別相。以體明故。對
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有差別。而珠無
變易。如其精微深妙之理。非筆墨言語可
及。只在學者刻苦自得耳。自得之術。在止
定靜安慮五者。是與吾門之靜坐工夫同。
即鍊心活法也。竊按正文自明德至能得。
全用回文句法也。蓋聖者之屬辭也。製作
參天地。意匠自則。陰陽運行之氣象。而摛

藻。太可翫味矣。凡學者欲明自己本具明
德。便先須修止定靜慮之法。久久功夫純
熟。則一旦濶然有大所得矣。然後養己所
得。以及衆人。俾衆人又明之。謂之新民而
於日用行事上。發揮明德之全光。上不恥
天。下不恥人。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
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謂之止至善。而尚以止定靜慮之法。煉
來鍊去。愈益明了明德。以不廢新民止善

之真修。幾回反復鍛鍊。終而復始。如循環無端。謂之大學日新之道也。故下文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研究乎。

執中 第二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允執其中一語。聖王傳授道統之警語也。誠盡善矣。至大舜加三句。又可謂盡美矣。

惜乎朱熹道眼不明。漫下凡解云。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下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或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嗚呼。以朱熹之才之美。何以如此。

謬解也。是必中年未悟之說也。唯以道力
 微弱。頻出凡情之計較。打成兩橛。以理窟
 捏合。而評定聖語。費居多閑言語。譬如野
 人在先王廟外。博量盪盪之美百官之富
 也。不齟齬者殆希。蓋物之不駁雜。謂之精。
 聖語分明曰惟精惟一。允執其中。言人心
 卽道心。道心卽人心。無二無別。惟精惟一
 也。左之右之。至此妙境。謂之允執厥中。是
 已。若夫真箇見性分上之人。豈待註解哉。

是鍛鍊心術之極也。須入予室究之。雖然。
 學者自非刻苦用力之久。不能信之矣。

惟聖 第三則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聖人也。狂亦人也。性情豈不亦同乎。唯其
 所以爲聖者。以其見得自性明白。雖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之情時或發。直作真淨明妙
 一枚之大光而受用焉。其所以爲狂者。自
 不知其性之明潔。故被利衰毀譽稱譏苦

樂之風漂蕩。七情交相攻。未始有窮。卒昧沒自己本有之光輝焉。是以悟之與迷分。聖之與狂別。爲之如何。蓋悟時情皆爲性。迷時性却爲情。只須截斷迷情之本源。截斷迷情之本根。卽在見性。見性卽在克念。然則克念作聖一語。卽吾門見性成佛之轉語也。莫以語之異怪之。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採柯以伐柯。尙以爲遠。噫。

一貫 第四則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曰。唯。

一者。非數義。凡道之爲體也。甚難言矣。其爲用也。亦不測矣。故強唱曰一已。吾大雄以一音演法。伯陽抱一以爲天下式。宣尼亦只以一貫立宗旨。余嘗問學者。一是何物。非四大。非五蘊。歷然現。在爾鼻孔裏。若道得諦當。許爾見一貫。未嘗有適吾機者。宋儒釋一唯曰。應之速而無疑之謂。是則是。蹉過了。山野先是蓄疑于此。有年矣。三

十一歲時。徹見這妙處。始識得曾參腕頭。有拔山力。不禁歡喜。不知飲食之味。累日。聖賢之機言。寔一語千金也。後至門人問。輒只答忠恕而已。彼云此云。一放一收。其美不可言。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顏回歿後。得道統正脈者。為曾參一人。於是可觀矣。

曾參 第五則

曾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這翁臨生死代謝之際。警示門人。有此妙密之伎倆。古往今來。縫掖門中見一人矣。諸家以啻免乎毀傷之事。見曾參。可惜未盡曾參在。學者不可不知也。

慎獨 第六則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孔門三千徒。才明雋藝者。七十有二人。一陽之所暉。一雨之所霑。各自有所得。唯得大道之正統者。顏曾二人耳。顏回蚤世。故曾參獨得其宗。及孔伋受業於曾參。體究此一著。實學功夫。用力有年矣。竟通徹孔門立旨。始唱出這語。此時去孔子稍遠。乃憂其愈久愈失其宗。遂著中庸。以授後學。其要在此數言。數言之眼目。在慎獨二字。

蓋古人憐後學難入。諄諄如是。後世儒士。務徒辨釋聖賢語。未嘗務明覈聖賢心。故孔門傳授之心法。隨如土。可痛可悲。學者苟欲爲孔子徒。先須依此語。強著精彩。反己觀照矣。觀照來觀照去。積歲月之久。念念不退。則忽然契當妙訣也。那時不覺不知拍掌大笑去在。於是平日山野所謂不立之立。不妙之妙者。果有自得焉。蓋於開入德要門。此外無更可撥轉者。

浩然 第七則

孟軻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凡天下儒流。讀孟軻浩然章。愬乎過者。非真儒人矣。山野疇昔逢此章。而根求道之志。故後來常歎云。當大教未東來以前。有此卓見。孟軻可謂生而知之者。試問學者。正文二十九字。但一字有用。生知之全力。處。作麼生。那一字。

無隱 第八則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妙道。至簡至近。知之則尋常事也。決非高明者。決非幽遠者。而又莫高明焉者。又莫幽遠焉者。故其妙甚矣。孟軻曰。道在近。却求之遠。事在易。却求之難。是已。今如本則一語。孔子向學人面前。傾盡一栲栳。而當時十哲徒。各盡充分力量。而收得寶珍者稀。不亦奇乎。昔宋黃庭堅參黃龍晦堂。

堂曰所公諸書中有一兩句。甚與吾門事
 恰好也。公知之麼。庭堅云。不知。時當暑退
 涼生。秋香滿院。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庭堅
 云。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庭堅欣然領解。後
 在黔州道中晝臥。覺來忽然通徹本源矣。
 便寄一偈。偈中有石工來劉鼻端塵。無手
 人來斧始親之句。全偈在羅湖野錄可往見噫如庭堅刻
 意斯道。如實盡力。如實徹見。可謂收得寶
 珍者。學者若激發大志。不懈則亦必有收

得孔門寶珍之時節。吾亦無隱乎爾。

顏回 第九則

孔子曰。回也其幾乎。屢空。

至誠。至仁。至道。皆同實異名。其為體也虛。
 故流行無息。流行不息則實。實而虛。虛而
 實。照天地而莫遺。彌綸六合而莫缺。其明
 妙誠不可思議者也。聖得之以為聖。佛得
 之以為佛。昔者孔子傳諸顏回。顏回拳拳
 服膺。其心三月不違仁。以至於屢空。故孔

子稱歎有餘矣。空者。體究乎至誠虛明之理。而中心無妄情。一謂達磨大士曰。大道者虛懷爲本。不著爲宗。是也。孔門之極功亦一概嗚呼顏回之傑。出于七十子者。其之在于此歟。宋儒之解。對於賜不受命而貨殖之語。以空爲空匱。取意太淺近。只是求切于字句耳。若以屢貧自安稱之。恐應不至動孔子之嘆。如是也。乞高見士反覆察焉。

夕死 第十則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語。孔門真正學者。放身捨命之最難關。而四書六經中一大眼目也。宋張丞相天覺著護法論。便卷首出此一語。立論曰。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云云。予視天覺之爲人。

聰明精識。學該三教。名蓋一時。殊留心此道。徹見末後大事。而居成若說。是固駭古震今之偉論也。又如周惇頤。謁黃龍慧南。參扣佛祖不傳之道。南乃引此聖語。諭惇頤曰。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惇頤疑著不能答。後刻苦用力之久。而方透徹矣。看哉吾門之大事。其難如是。只是以放身捨命之時節爲則。故漫難容苟且之說。惇頤儻若平凡人。挾容易心。便當時一言一句。

豈不能答乎。果以非常人疑情乍塞。緘默而止。故欲學大道者。先須據這本則而起大疑情。但只疑著大道爲何物。厓來厓去。至無可厓處。謂之放身捨命大死一番底時節。至茲更鞭羈。勇猛向前。驀地擊碎碍膈物。則一團之大疑。兇頓斃却。便捉得萬劫千生放失之大道。始知夕死可矣。謂之絕后再蘇底時節。其時孔子口頭之美味。過於侯鯖矣。

不見 第十一則

中庸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吾門抱道學士。於是等語。恰如食蔗稍入佳境。何則不見之見。彰莫大焉。不動之動。變莫大焉。無爲之爲。成莫大焉。豈不是識心見性無上妙覺之道。而何。大凡明眼者之於視聽。視之不以眼。聽之不以耳。而應眼時若千日竝照。應耳時若幽谷谿谷。萬形千聲。一無所逃焉。大異於迷者之視聽。

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世之聰明者。只會淺近處。不辨幽遠理。若聞山野說。恐嘲笑而不信之。澆季大道之不明。職此之由。孔子不云乎。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言矣哉。

盡心 第十二則

孟軻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曰天。曰佛。曰道。曰性。曰明德。曰菩提。曰至誠。曰真如。一實多名。其為物也。先夫地生。亘古今常現在。論其體。則妙有真空。圓明寂淨。廣大不可思議者也。古之為人生者。得之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故無不得之之聖哲。無不得之之佛祖。易曰。仁者得之謂之仁。智者得之謂之智。是已。蓋聖哲之揚化。或於中國。或於西竺。或於日東。各雖方殊言異。其得諸心之實一。

耐已。孟軻深知其實。而故區別曰性曰天。亦甚好。只恨不曰見其性。蛇出頭寸。自知其長短。山野尋常云。知性者多。見性者少。知性則不過知天。見性則得天。皮下有血底。莫等閑看予語哉。

曲肱 第十三則

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夫人之處世。莫急於飲食。又莫樂於飲食。

而聖哲之於樂道。有甚焉。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吾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勝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看是皆不急人之所急。不樂人之所樂也。畢竟其所急且樂。何爲物哉。亦甚奇怪矣。蓋賢不肖之分界。全在于此。宋周惇頤平日舉示此章。教學者看孔顏之所樂何事。直是痛切矣。學者若知其所樂之一

事。則侯鯖之珍味亦不如焉。至此始可與談道已。吾庫厨空乏甚枯淡。亦只以彼一事之可樂者。充本食。呵呵。

德輜 第十四則

中康曰。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輜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這章。聖學之樞紐。孔門之極功也。抑道德之微妙。始于無聲無臭。而終于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窮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復歸于無聲無臭。於是始成就大道之體用者也。考其出入隱顯。甚妙之難言矣。吾門謂之明暗雙雙底。若欲得這三昧。恰如人學射。久久習鍊。則自然得其妙。不勉而皆中。孔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至其佳境。始知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昔宋晦堂謂朱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

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嗽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儒士動云。釋氏取空已。殊不知吾門之空者不空。而有如是之妙理也。孔子亦稱無聲無臭。是不空也。如子嚮辯焉。語不云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乞學者勿如韓獝之逐塊哉。

至誠 第十五則

中庸曰。至誠無息。

大矣哉。至誠之德。配天地而不預天地。胞萬物而不于萬物。自寂然不動中。遂感通天下之故。流行無止息。不因一緣。不立一法。而明明歷歷。不昧一緣一法。譬如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也。其唯毫釐不欺。而循環無息。無息故悠遠。悠遠故高明也。是又何物。只在學者反己自得焉。語曰。其爲物不貳。則生物不測。又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

一也。故山野常言。孔門亦惟有此至誠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予昔日瞥地後。於此至誠一語。鍛究鍊磨。頗得正念工夫相續之力矣。其恩洪大。不知所報也。如今此書編述之志願。全基于此。乞學者細嚼至誠無息之滋味。深自得之。則於正念工夫不斷相續。其得力必有可觀者矣。

浴沂 第十六則

曾點曰。暮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孔門亦有這佳境。雖吾門有這妙境。透徹者難多得矣。按。曾點者。狂者也。臨三子之言志。故如不聞者。徐而舍瑟起。突然答。其言善形容。偶中孔子之境涯。故孔子有與同之歎辭矣。學者且道。作麼生是孔子之境涯。若欲會這妙境。先須歷盡吾門難透向上語話。奚腕頭得力。然後始有些子相

應也。泛考諸儒之說。各有一分見處。譬如瞽者捉大象之鼻尾。而說其形者。皆太不當矣。此是孔門越格之些子。難與幕外性躁輩論焉。何故。深海之珠。罔象輩收之。深山之寶。無意者拾之。

率性 第十七則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性者。道之體也。道者。性之名也。自然名實相持而流行。謂之率性也。其爲物也。虛而

靈寂而妙。而不味為萬物。物物總無妄。一物在其中。為主宰。以成就大道矣。亦甚奇怪也。此是妄說。食不足充飢。至其本食。只在人人自得之。一飽克療萬劫飢。蓋性之為物。論之則皆為死物。故孔子不言之。至孟軻只云欲其自得之也。然見孟告往來之論。迂遠甚矣。不堪傍觀之。今以比喻輕論之。夫清潔之性也。於人即性之德也。東西下濕。水之習也。於人即氣之動也。逆

上激揚。水之變也。於人即心之用也。要之只是一精明。動用者影響已。然則於性善何疑。如諍東西上下。皆枝葉之論也。只如孟軻詰問犬之性猶牛之性。與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是失於多辯者也。何則。天地無這善性。不足以為天地矣。日月風露無這善性。不足以為日月風露矣。草木瓦礫無這善性。不足以為草木瓦礫矣。而況於有血氣者乎。他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此爲得矣。何於前言一失之耶。孟軻自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是乎亦言。

致知 第十八則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箇一節目。孔門入室之重關也。格者。感格之謂。格物者。謂天下衆物之理。自然感格現成于目前也。致知者。謂物理現前。則性智自然發致也。蓋以明明德爲根本真智。

以格物致知。爲後得妙智。是吾悟門順次也。故大學八條目基本起于格物。格物則自明明德來。雖然。今有這漢。真箇打功夫。純一無雜。念念不退。則必有明德格物同時證得焉。是畢竟悟門無定分故也。昔宋之張九成爲侍郎時。聞客談楊文公呂微中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心慕之。乃就寶印明。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

證入。云云。九成後上徑山。與馮濟川諸公
 議格物。大惠在傍聞之。謂九成曰。公只知
 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九成茫然。惠大笑。
 成曰。師能開諭乎。惠曰。不見小說載。唐人
 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
 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
 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九成聞
 之。頓領深旨。便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
 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惠大許可。

吾宗悟門。翻身一躑之妙。如是徑截也。學
 者宜熟玩深省焉。

忿憶 第十九則

大學曰。身有所忿憶。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

是等語。太淺近淡薄之論也。宋張方平曰。
 儒道淡薄。一時聖賢悉歸釋氏。可謂知言
 矣。大凡人。之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七情。

猶馬之有奔逸驅馳之質。若不知制御之術。則必至於不得其正也。若夫吾禪門調御法。直應下置喜怒愛惡之情於前。不以害其正心。這心術甚可觀矣。乃所以佛十號中有調御丈夫名者。為是故也。唐季翽參藥山儼。瞥地後。著復性書。有云。不視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聞見者。斯可矣。翽之言。似則似。尚非入真佳境者矣。蓋人心之不測。不在喜。必在怒。不在愛。則在

惡。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卒不得自知其性之明妙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然則不可不知制御之術也矣。雖然。此是向上之一著也。非乍入學人之可企及者。山野切要。諸仁者。功夫純熟。學業遁進。而早上此域焉。孟軻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信矣哉。

楷亡 第二十則

孟軻曰。旦晝之所爲。有_レ精_二亡_一之矣。精_レ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_二以存_一。夜氣不足_二以存_一。則其遠_二禽獸_一不_レ遠矣。故苟得_二其養_一。無_二物不_レ長_一。苟失_二其養_一。無_二物不_レ消_一。

此一條。亦太淺近淡薄之論也。於_二吾門參學者_一。亦所_レ不_レ屑_レ之也。何則。至_レ如_二吾本分學士_一。直截_二其本根_一。論_二何夜氣平旦氣_一。說者云。若於_二旦晝之間_一。不_レ至_二精亡_一。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_二與_レ物接_一之時。湛然虛明氣

象自可見矣。云云。如是養_レ之省_レ之。斂_レ念攝_レ想。閉_レ目藏_レ睛。隨_レ有_二念起_一。勤除_二破之_一。細想纔生。便強遏_二捺之_一。吾門古德呵_レ之。謂_二默照邪禪_一。又謂_二魂不散底死人_一。於_二世出世_一。堪_レ作_二何用_一。古人譬_レ之。敗漏之船。塗_二丹牖_一。駕_レ偶人_上。若安_二於平陸_一。則信然可_レ觀矣。一旦涉_二江海_一。凌_二風濤_一。得_レ不_レ危乎。蓋五欲八風者。人生難_レ治之幻病也。若不_レ以_二一乘見性悟道之妙劑_一。拔_レ除_二之病根深_一入。終不能_レ爲_二真實堅固無

病之人矣。法華經曰。大醫王見衆生苦惱。與大良藥。不失心者。見此良藥。卽服之。病盡除愈。失心者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心皆顛倒。故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云云。今我有箇大良藥。服與不服。功罪在其人耳。張天覺不云乎。其無信根者。膏盲之病不可救者也。固然。

躍如 第廿一則

孟軻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古人鍛鍊學者之術皆如是。山野亦常用之。未敢爲學者貸辭色。只欲學者自得之已。躍如者。謂功夫純熟。則自得之妙理。觸機逢緣。躍如現前之時節。於是始堪爲他發秘矣。若不待其時節而發秘。他得之不徹底。不痛快。半信半疑。却至輕忽師傳矣。若又待其時節而發。則

如飢人得食。如大干得雨。珍重慶快。拳拳不_レ失。竟至_レ成就其大志矣。師人之道不可_レ不慎焉。孔子示_レ一隅之意。亦可_レ推知矣。

發憤 第廿二則

孔子曰。發_レ憤忘_レ食。藥以忘_レ憂。不知_レ老之將_レ至。古人云。凡欲_レ學_レ大道者。先須_レ具_レ備大憤志。大疑團信根三者。猶_レ鼎之有_レ三足。缺_レ一則道不_レ成。固然。而發憤最爲_レ主。發憤洪大。所_レ悟洪大也。發憤淺小。所_レ悟淺小也。宣尼發

憤忘_レ食。能仁發憤入_レ山。孟軻依_レ斷機發憤。神光發憤斷_レ臂。是皆發憤之洪大者也。古來擔_レ當大道之英傑。莫_レ不_レ成_レ於發憤之一事也。抑道也者。高矣峻矣。非_レ如_レ予謏劣輩。所以可_レ企及者。唯以_レ專立_レ發憤之志。竟至_レ成就志願。以慶_レ快平生焉。謹白_レ博學高才之人。若欲_レ誹_レ駁吾大教。須_レ發憤入_レ吾禪海。先見_レ得自己之本性。而廣讀_レ佛祖書。徧究_レ其理。然後有_レ可_レ間然_レ處。睡而罵_レ倒之。固好

矣。若未嘗蹈其境界而漫論之。是盲評瞎論。吾總不取焉。昔宋仁宗朝。有李觀者。與歐陽脩慕韓愈排佛。時稱大儒。一見明教嵩後。留意佛書。研究久之。乃喟然嘆曰。吾輩議論尙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知耶。看真箇歷境界底人之論。幡然超出于常情如是。

驅納 第廿三則

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

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中庸而不可期月守也。

山野初在萬嶽日。無爲先師問曰。忽有大
力鬼王。從背後捉汝。投焰焰火坑時。汝却有
出身路麼。山野不能答。慚汗流背。多日
身心快惱。一日忽憶起此罟獲陷阱語。大
有省覺。如飲甘露。乃入師之室。呈見解。師
微笑而休。於是竊知學道之有聖助焉。又
如後語。固難解難入惡毒之語話也。山野

畜疑于此有年矣。自意孔子聖者也。而謂不能期月守中庸之道。決有妙訣。未能窺毫釐。以為憾矣。後來三十四歲時。參詳漸密。深入正偏回互三昧。刻苦至忘寢食。始徹見此語之深妙處矣。而方知聖語之不容易矣。

形色 第廿四則

孟軻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眼視。耳聽。鼻嗅。舌言。身觸。意覺。是形色也。

何物使然哉。唯是一物流行不息之所致耳。故曰。形色天性也。然則色直是本然淨明也。直是無聲無臭也。若夫道眼明白之人之見處。原無形性之可分矣。下士日用之而不知也。中士雖推究略知之。未嘗知履形之妙理也。有獨上士。能盡其理。復能履其形也。

性近 第廿五則

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

古來偏局儒士。誹駁吾教中說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以爲聖賢之所不言。山野太不_レ解_レ之。尙書不_レ云乎。作_レ善降_レ之百祥。作_レ不善降_レ之百殃。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_レ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_レ餘殃。又曰。明_レ得失之報。又曰。原_レ始反_レ終。故知_レ死生之說。精氣爲_レ物。游魂爲_レ變。是故知_レ鬼神之情狀。傳曰。死_レ于此者。則生_レ于彼。萬物皆出_レ於機。皆入_レ於機。此皆善惡報應生死之說。甚分明矣。且以_レ物

理_レ觀_レ之。凡寓_レ形於天地間者。作_レ善作_レ惡。隨作隨應。是當然之至數不易之妙理也。唐虞世南論_レ因果曰。以_レ所_レ修爲_レ因。所_レ報爲_レ果。所_レ修有_レ一缺。果亦隨滅。是以醜醜於醜。慧慧於心。趙一高_レ於才。下_レ於位。羅廢福而無_レ義。愿_レ憲貧而有_レ道。其不同也。如_レ斯懸絕。興喪失感。必由_レ之。下士庸夫。見_レ比于之剖_レ心。以爲_レ忠直不必爲_レ也。聞_レ偃王之亡_レ國。以爲_レ仁義不足_レ法也。若然。盜跖高_レ枕於東陵。莊躄

懸車於西蜀。老終其命。良足貴乎。若夫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鰲。鄧艾爲牛。徐伯爲魚。羊祐前身李氏子。豈非休咎報應之徵耶。云云。又宋時。湖州粹禪師。一日陪數宰官。陟道場山。宰官見壁間所畫三界輪回圖。問粹。此何義也。粹曰。不獨佛經言之。孔子言之亦已詳矣。曰。何謂也。粹曰。孔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宰官各合爪首肯休。或問山野。地獄天堂有歟。

無歟。山野曰。人有君子小人耶。曰。有。曰。然則地獄天堂決定有之。其人默而止。今如此正文。君子小人泮然而分。地獄天堂歷然亦在其中也。諸仁者須反覆玩味聖語之幽遠焉。

知風 第廿六則

中庸曰。知遠之近。和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大凡入聖學之嚮者。先須了悟是等語。唐

劉禹端求雨於雲居山有感應。遂問雲居道膺曰。雨從何來。膺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喜而謝之。忽卒漢。了悟未有夢在。又西禪平與官人坐次。禪曰。風作何色。官無語。禪却問傍僧。僧起袈衣云。在府中補。箇僧元來具眼矣。學者於箇二問話。答得諦當。則正文之三語。如視諸掌也。若未然。依舊春風如刀。春雨似膏。何有入德之分。

克己 第廿七則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孔門勝己得仁。吾這裡殺己得仁。大凡自己無明之偷心當之弱。則暫勝忽負。今日克己。明日復舊。有何盡期。譬如追散飯上蒼蠅。乍散乍聚。如吾這裡。以無義味之公案為利刀。單單殺盡無明之偷心。而體得自己之明德。謂之一分見性悟道。向所謂殺己得仁者也。至此。視聽言動。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仁。皆是禮。又有何無明來擾。

之。事事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緣處。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更無滯礙矣。是我活法也。古人曰。護生須殺盡。殺盡始安居。故入吾室者。須以殺己為急務矣。

與權 第廿八則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是孔聖論權之最難行矣。權者。反常合道

之謂。蓋君子處變之大用。而不可缺一著也。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暫臨夾谷。而盡誅優倡等。是行權也。吾門古德。訶佛罵祖。與痛棒。揮熱拳。打爺。斬貓兒等。皆是為道行權者也。若無此大用。則可處恒。而不可處變矣。可入佛。而不可入魔矣。辨道有力。上士可熟翫味矣。

易與 第廿九則

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

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中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雖是孔子贊易語。全論吾門之大事因緣矣。想聖者之用心。何等周悉哉。蓋古聖王之作易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六十四卦與天地準。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吾門從上古德。贊大道之妙理。乃謂重離

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此是祖門最上上之秘訣也。近古禪苑荒蕪。以若大法財。如破古器。總不顧。至正宗陵夷難救焉。吾鵠林老漢。以五百年間出之禪。起於駿陽。鑿天下邪禪。以振正風。而後五位偏正。重十禁等之無上大法財。的的相承。祖祖密附。至于山野。必非所以爲中下機設者。若人於此參詳明白。則不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通彖爻盪動之妙

用。盡變化玄妙之深理矣。其功驗。實圓陀陀。明亮亮。虛豁豁。露堂堂。到于此。始可知。神無方而易無體。匝地清風痛快于身上矣。那時予辯亦蛇足已。

無言 第三十則

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自開卷明德話。通計三十則。逐章喃喃。敗

闕不少。至箇話。一言以盡之。是尼父之眼目也。吾瞿曇老亦曰。一字不說。五千軸。一言以覆之。二聖如合符節矣。蓋無言之言。言莫大焉。不說之說。說莫妙焉。予又何言。停筆良久而已。何故。無人獨語。其鄙如織。

參學 福島宗璘謹書

禪海一瀾卷之下畢

附 錄

性 誠 論

虛舟子曰。性者。誠也。尊崇之曰至誠。曰德性。
 曰正法眼藏。曰一真法界。熟按。性誠之外無
 神道。性誠之外無儒教。性誠之外無佛法。夫
 性誠之爲德。上自非非想。下至奈落。彌淪無
 空處。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照。霜露之墜。四
 時之循環。萬物之消息。皆這性誠之德用也。

愕然と覺むれば山は青葉かな

秋 菊

其爲物也。虛而靈。寂而妙。而不昧。爲萬物。物
 物總無妄。只一物在其中。爲主宰。以成就大
 道矣。是果何物。亦甚奇怪也。初祖所謂見性
 也者。所以明了其性。誠之爲何物也。中庸曰。
 至誠無息。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誠之者。言明了而行之也。然則人而不
 能誠之。則天道人道兩失却。大背其爲最靈
 之義。故孔子謂之百姓。釋老謂之衆生。佛祖
 聖賢之所以異乎蠢民者無他。只在自誠之

以及人已。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釋老曰。唯
 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是皆誠之之至言也。
 顏回之曲肱枕之。迦葉之破顏微笑。誠之之
 妙用也。孔子之不畏於匡。釋尊之投身於夜
 叉。誠之之大用也。曾參之啓手啓足。巖頭之
 一喝聞數十里。誠之之餘力也。孟軻之在戰
 國。獨排駁霸術。以稱揚堯舜之道。迦那提婆
 之在西天。專折伏外道。而張大佛祖之道。誠
 之之餘勳也。大凡爲佛祖聖賢者。性決定矣。

不_レ被_二外惑。不_二爲_レ情牽。不_二臨_レ危變。謂_二之性誠也。蓋神明佛陀聖賢之立教。無_レ不出_二於這性誠。若夫三綱。五常。六波羅蜜。八正道。如網之有目也。只但明_二了自己之性誠。而后於_二日用行事間。能練修誠_レ之。則如舉_二大綱。卽網目隨集也。莫_二行而不_レ仁。莫_二行而不_レ義。莫_二行而不_二持戒。莫_二行而不_二禪定。心性交徹。體用一原。畢竟歸_二這性誠_一矣。宋儒論_二本然氣質。曰_二性有_二二者。平凡之說也。未_レ足_二與議_一焉。吾衲僧家。早歲擲_二墳

典_二入_二叢林。十年二十年。喫_二幾多艱辛。研_二究大事因緣。只是爲_レ欲_二行解到_二著于純真性誠之田地也。山野二十五歲知_レ有_二此事。二十七歲打_二破面目。四十四歲寓_二于此山。今茲至_二不惑八上之馬齡。中間二十餘年。時時刻刻。存養省察。專一護持將來。奈何才拙。不_レ能_二速到_二佛祖穩密純真之田地。漸茲四五年來。徹底感_二悟正念工夫不斷相續之別妙處。而始覺_二得心知百體到_二著純真性誠之本田地_一矣。故近

撰述禪海一瀾。於至誠一條。粗伸其意。而未
得勦絕。所以今有此論也。謂之正念工夫一
著。實吾宗末后之峻關也。縱令暗誦聖賢百
家書。而悉解其議。透得祖師諸訛話。而悉會
其意。然蹉過這純真至誠之本田地者。古德
謂之臭爛膨壞之死士。若夫真箇修大道底
上士。默默自知。喫却了道味之長。則莫馳名
利。莫貪利養。莫充談柄。莫生慢心。只但自反。
潛修密用。轉了轉參焉。然則自然到得純真

至誠之田地。脚痕下必有可觀事矣。吾門至
向上。有五位十重之授受。為是故也。歷代之
烈祖。深祕之者。只在求其知見廣大行義純
真之上士。古人云。大法非其器。必不說矣。非
寶惜之。只為恐相似輩出。瞎正人眼。令正法
落地也。若有人見此論。或道。虛舟以婆心舉
三隔。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異端辯

虛舟子曰。一心之理。雖大槩存于聖賢書。未

嘗見善盡其精妙者。唯有佛世尊。獨能究盡其深奧。極到其微妙。況具三明六通。洞觀三世。而貫通乎一心之精魄。爲人爲畜。交相往來。諸趣之深理。嗟嗟世尊之洪見大智。巍巍乎誰能名之。宜哉世尊出。則梵天王前引。帝釋天後隨。由此觀之。所謂以道收羅天下英傑者。其果在這道矣。而宋儒譏貶這道。謂道之不行。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

人也。因其高明云云。是亦何等蒙蔽耶。昔之梵天帝釋。是爲迷暗歟。今之天下英傑。決不受人之欺誘。本以其具高明之質。又擇高明無上之妙道。固其所也。然渠故置迷暗二字。欲毀詆之入骨髓。又甚淺矣。蓋程顥之學出於周茂叔。茂叔之道出於吾宗。然則有以師父高明之識。得千載既絕之大道于此。以接續聖學之恩。由然渠出其門流。何吐如是膚淺之惡言。而誣謗吾道耶。予未解之。先是予

將謂程顥賢儒也。及見此語。始知畢竟求名俗儒也。吾聞之古之賢儒。求道不求名。今之俗儒。求名不求道。要之渠元來不知大道爲何物。謾貶斥。目以異端。亦不思之甚也。大凡異端之語。出于論語。而孔子所指之異端者。熟閱諸典。未嘗詳爲何學。至孟軻。努力闢楊墨許告等學。至荀卿。却非思軻游張等學。至楊雄。半不肯老旃。至韓愈。全不取老旃。并吾道。闢之甚力。然未目以異端。至顥。始呼吾道

爲異端。亦不深知道之謬說也。夫佛入支那。始于東漢。其道之行也。始於梁而盛于隋唐。爾來以儒稱於當世者。王通。韓愈。周敦頤。程顥。陸九淵。王守仁等諸子最著。通與敦頤。程儒也。九淵守仁。明儒也。皆知道之人也。愈未知道。顥知道最晚。故二子之立說。多見惑形迹言影。未足悉信也。程頤朱熹。求名肆口者也。況如其末學口耳雷同之輩。不足取議之。抑孔子所謂異端者。果指何等耶。孔子曰。卿

愿德之賊也。又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似苗也。孟軻亦大言。卿愿之害。異端果指此等。歟。異與同對。乃孔子之所害惡。必主其名與道同。而其實與道異者也。然則於今時。非啻卿愿。亦有異端之甚於此者。近世師儒之授。句讀。先歷史而後經典。先詩文而後實行。是以後進者。先入爲師。只管耽讀。奸心邪行之事迹。懶講佳行善言之芳躅。誠愛於其心。害于其行。或偃蹇聽世。或倨傲凌人。或蔑視王

侯。或非毀神佛。不畏聖賢之言。甚至議國家政事。又甚至抱非望。是非似而非者耶。非莠而亂苗者耶。誠經國之大業。流而爲俗儒之戲論也。不朽之盛事。委而爲奸吏之邪術也。山僧不得。不謂之異端焉。夫儒以實理實行。教人。是孔門之遺範也。是以學者年漸長。先須欲徹見大道標的之所在。又須欲認得聖賢志願之所向。彼此成熟後。有餘力。則涉獵歷史。亦應時事之一助也。非強可答之。俗儒

只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以飾己之蒙蔽。殊不知塗糊聖學。罪犯彌天矣。且大道之事。山僧壯齡擲二墳五典。入叢林。焦心苦思者。至今日積二十有餘年。猶且未如之何。豈俗儒以等閑之一知半解。可輕議者乎。熟按。王通之見處。鼎列三家之學而行天下。可謂達識矣。九淵則答異端之問云。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守仁則謂同愚夫愚婦之謂同德。異愚夫愚婦之謂異端。是

皆正見而不可間然之說也。吾門學士。先須具正見。眼而讀書。決莫取俗儒偏僻之盲說。非止無益。亦甚害道情。至囑。

勸書中拔萃

宋嵩明教曰。方今君子謂佛法廢天常而不上近人情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質之。父子夫婦固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

其有所_レ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_レ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從_レ事於佛而相_レ贊之者。繁乎此。不可_レ悉數。姑以唐而明_レ其大略。夫為_レ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_レ與太宗。當_レ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_レ之曰。大唐聖教序。相_レ天下而最賢者。孰_レ與房杜姚宋。若房梁公玄齡。則相_レ與玄奘譯_レ經。杜萊公如晦。則以_レ法尊_レ於京兆玄琬。逮_レ其垂_レ薨。乃命_レ琬為_レ其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_レ佛法師_レ於曇_レ一。裴晉公勳業。於

唐為_レ高。丞相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_レ其為人。而天下孰_レ賢_レ於二公。裴則執_レ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_レ於道人如會惟儼。抱_レ大節_レ忠_レ於國家天下。死而不_レ變者。孰_レ與顏魯公。魯公嘗以_レ戒稱_レ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_レ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_レ母喪。則刺_レ血寫_レ佛之經像。自太宗逮_レ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_レ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_レ乎如此之聖賢耶。

附錄畢

蒼龍窟年譜

孔子無言釋不說箇中多景
 孰凝眸我棹清瀾將見遍長
 天秋水一虛月

右洪川禪師內講禪海一瀾讀了口占

柳澤信大謹書

洪川法兄年譜序

洪川和尚自幼學儒於藤澤氏二十余而既教授子弟二十七而自請父母求出家就于相國大拙長老雉染長老籠冷殆不可近侍和尚祈誓北野天神社而願成就佛道朝暮汲井水滿身清之既而投機于相國僧堂後抵于備前之曹源親炙棲梧老師四十余而成道而

歸後應防州岩國吉川侯聘振道風於防長間明治五年三月就于教部省召時圓覺寺虛席教部大輔尖戶璣使和尚住圓覺寺爾來接江湖毳侶拈槌豎拂不敢懈以余暇接道俗關以東之禪風歸和尚手裏是所予爲和尚不敢伏臆也余由年譜而可詳之

明治廿六年三月

萬年山主獨園誌之

蒼龍窟年譜

參學 釋宗演等 敬編

師諱宗溫。字洪川。號虛舟。攝津西成郡福島村人氏。今北父號確乎齋。按家譜。大祖爲清和帝之皇胤。華胄枝蔓分四家。賜以東西南北四姓。中古及邦畿亂。雨森侯迎請爲參謀客將。館攝之北宮原里。殊創建法華禪刹。爲北氏香火場。祖先塋歷然于今。享祿中攝州大物之役。北溪雲齋應管領細川高國之

徵督兵運軍謀。大立殊勳。高國馬上感稱曰。今者北也。卽贈以感帖。自此以今北爲氏。天正中雨森江州屬豐臣家。溪雲齋大有慨曰。假令我今零落。元是皇胤。不屑屬武家。投簪深隱農間。至確乎齋。四世混民籍。齋恭寬朴。實有古德風。重鄉閭間。娶攝之江野村里正菊田氏女。有男子三人。師者其三男也。齋會祈象峯權現求男。便有娠。以文化丙子七月十日平旦無微惱出誕。則權現之祭日也。師

爲兒時。夏不袒。冬不爐。終日侍父書齋。不交
童嬉。鄉人皆奇稱之。七歲父始授句讀。二年
了四書五經。九歲令從學縣之福泉仙桂上
人。東咳先至二十三歲能釋文義。秦漢以上書大
抵卒業。唯未讀周儀二禮耳。十四歲春。桂携
師謁藤澤東咳先生。咳出白文徂徠集令讀
之。師不容擬議。讀過二三枚。咳曰。寧馨兒。自
爾咳命日日令讀二禮。傍及莊子徂徠集。師
一日獨語云。莊子大孔子者。徂徠小孔子者。

亦不讀徂徠集。在塾五年。後往來筱小竹廣
旭莊之門。聽宋學之體裁。皆不適師意。別唱
折衷學。開業于浪華中之洲。シマニ師時十九歲也。
洲多諸侯藩邸。邸士及醫家僧流從學者常
不下三十員。晝讀夜講。孜孜研究凡五年。一
日講孟子。至浩然章。大聲曰。孟子說浩然。我
行浩然。門人皆驚異之。自是抱脫俗之志。父
母憂之。迎田中氏女妻之。師彌堅志不動。頻
募名師。鬱鬱不樂。父與禪門寶訓讀之。師見

達觀顯語。悅氣勃然見面。唯待時之至已。先是師俄病頭痛。如以刀劈腦。不能見日光。白晝鎖戶而泣臥。數日不愈。相者曰。傳聞大有為之人必有換骨之病。是吉兆也。後有一僧過浪花。常州水戶根本寺宿縣之圓通菴。菴主因語以師之事。僧云。以近國求之。八幡有海山長老。相國有大拙和尚。山老倒恐不堪。接剛者。拙峻峻有鬼大拙之名。于時父亦偶然訪菴主。主告其言。父倉皇而歸語師。師曰。不

孝為道捨命。鬼大拙之名好在耳。便乞過東裝赴京師。父母察師非常之志。欲許之。招集親眷告之。衆議紛紛。交來沮師之志。師不致動。竟決矣。時九月八日也。翌日則重陽。且象峰權現之祭日也。師欲招請親眷及門人。設中生別齋。父母許之。師每人贈受用之書籍器品。附以一語曰。孔聖釋尊非別人。彼謂見性。此謂仁。脫塵休怪吾癡放。行箇浩然一片真。衆人大驚傷。皆厚具饒品。盛資而至。師固退

之不受。且曰。不孝為大道擲己命。雖為何等
好物不足要之。衆皆灑淚從命焉。師又與少
婦田中氏一紙曰。我登汝登。譬邊波。織絲遠
以天。土偶人遠。繫久加如志。今絲斷禮天。我
和山仁入留。穢土厭離帖如伴。九華真人押花
相。圓阿麻氏。即夜從鹿苑和尚上船。臨別父
唯附屬以白隱翁親書權現尊號一軸。且警
曰。汝自今信奉權現。但只祈進道而無障難
哉。汝若道眼不白。而擁名蘭巨刹。我有終

身之恨。汝為道淬礪。假令打殺我無毫釐之
恨。師雖在游方奔走中。不違父命。十日。師登
信。奉付。屬之神號。不暫離身云。 十日。師登
萬年山相國禪寺。拜大拙演和尚。執師資之
禮。和尚授以鵝林隻手則。師承意刻志。孜孜
兀兀。或七日斷食。獨坐攝心。或至北野菅廟。
凝坐拜殿廂廊露地。七通宵淬礪工夫。而服
勤近事者三閱月。和尚召師曰。爾來試之。汝
志願較些子。宜祝髮而參堂。十一月廿三日
剃髮受戒。安名曰守拙。乃入選佛場。從衆入

室。晝參夜參無有怠慢。時演和尚日講佛光國師行狀。師在末席拜聽。一日聽至國師十二歲侍父遊山寺。聞僧吟竹影掃塔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覺警省處。師忽徹臟腑。洞然如消礙膺物。頗覺省力。講後入室將呈所解。和尚怒罵便打。每每如是。師常含淚出室。至路次無人處而泣然。或洗淚眼於困水而歸堂。或潛至昭堂燈下。吞泣懺悔宿世罪業之深。至制末。會演和尚抱病不許夜參。師旋

院侍藥。翌年尾州總見寺有卓洲和尚忌齋會。一衆去尾陽過一夏。師獨侍藥不暫離巾匣。此夏演和尚閑居僧堂侍真寮養病。獨許師入室。師看病之暇。刻意參究。有元規上座者。抱道人也。與師留護僧堂。看師刻苦。時來慰問。打古人話著激勵。蓋益友也。此僧後住萬山心華院。嗣法演和尚也。師亦自鞭逼精勵。刻苦一日甚一日。晨參暮敲如救頭燃。演和尚依然罵倒。又打倒。而不垂一語。苟見師面忽發怒色。

恰如_二讎敵。師彌恭敬服事。不_二毫措_レ意。至_二烹饌
撫背鋤圃採薪汲水灑掃_レ忘_レ勞就_レ之。只恐不
周。當_二此時。師欲_レ言莫_レ可_レ言。欲_レ呈莫_レ可_レ呈。進不
得退不得。伎倆維谷。知見皆忘。快快齶齶。飲
食無_レ味。形容癯瘠。面色如_レ土。人皆謂。拙公禪
病革。必近日斃矣。一夕當_二誠拙和尚月忌。演
和尚旋_レ院而寐。師私意他人不知。我純工殆
熟。大悟時至矣。乃深夜獨入_二禪堂。抖_二擻精神。
確坐攝_レ心。眼不_レ交_レ睫。清清純熟。不知_二窓白。只

恍惚覺_二曉版聲僅入_レ耳已。不堪_二怡悅。愈益提_二
撕話頭。凝坐體究。終日不_レ出_レ堂。粥飯皆忘。比
至_二黃昏。忽然前後際斷入_二絕妙之佳境。眼耳
惺惺如_二眼耳皆無。須臾胸次豁然開_二真眼耳。
見_二大好事。聞_二大好聲。自知自得恰如_レ飲_二甘露。
從前之疑團。從前之學碍。徹底一時雪解冰
釋。忍俊不禁不覺不知衝_レ口連叫曰。我神悟
矣。吾神悟矣。百萬經典日下燈。也太奇。也太
奇。乃說_レ偈曰。踈濶孔夫子。相逢阿堵中。憑_レ誰

多謝去。好媒主人公。即忙走院呈見處。演和尚始微微笑。師曰。某會聞禪有妙悟。今日始知古人不欺我也。演和尚曰。爾莫以一旦之慶快為是。自今須鞭四句誓願。輪煥發無量妙慧。透過無數因緣。而識得末後別有生涯。無慧之定坐邪定也。慎勿無念無心了。其餘諄諄含淚警囑。自昏時至初更。師感承拭泪而退。自是每師入室。演和尚搵以數段因緣。或直前看破。或一二日透見。每每舉措快活。

自然口吐妙言。機呈妙用。一夜演和尚謂師曰。箇事譬如剝珠。珠相似。愈剝愈光。愈琢愈明。我已一剝琢爾了。勝爾幾生工夫。思之。即書一語與師曰。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此一紙。師贈父。母于今。師悅喜不啻。追日神采煥發。禪病自然快然。形容復舊。面色增潤。人皆大異之。師慎秘勸喜而不漏。密密參究不怠焉。丙午秋。演和尚應江州青土青龍寺聚會之請。講大惠武庫。師從侍院。丁未夏。會備前州曹源寺。

儀山來和尚催初開會結制。演和尚命師令從衆掛搭。師往參敲來和尚。來和尚示以黃龍三關。峻機活手。難爲轉泊。師孜孜刻意。不日透關。其餘令看數段因緣。一夏中大覺得力矣。其冬來和尚應紀州和歌山禪林寺結制之請。師充副隨。此冬演和尚住相國寺。戊申春。師赴阿州祥瑞見性寺大震和尚初開堂五祖錄會。一覽鳴戶峻灘有感矣。作無字長歌。此秋來和尚游但州城崎溫泉養痾。師

侍巾匱。此時師看南泉一株花話。侍浴之暇。孜孜兀兀如在禪堂。一夜定中頓忘從前所得。徹見王老師用處。其冬在護峯掌炊爨。時看疏山壽塔因緣。一日當炊飯。豁然省覺。即走敲室。來和尚瞥見師氣貌之異。惡發曰。參禪一日一次而足。爾何來參之無節。師敲首拜手曰。多罪多罪。弟子提撕公案。寢食皆忘。何況違考節乎。直前呈見處。來和尚呵呵大笑曰。好在。己酉春。赴豫州小松佛心寺陽州

和尚初開筵碧巖錄會。始參圓龜綾河和尚。令看雲門關字。頗嶮峻。師忘寢食參究。竟快活看破。又徹見立沙未徹在話。頗忘蹈舞。此冬。在護峯侍院。歷看白雲未。在話南泉遷化話。徹骨徹髓洞見古人別妙處。庚戌春。師乞暫暇省本師。此春。來和尚應丹後州天橋智恩寺請講臨濟錄。師自京師赴之。會中在尊宿寮。撞著黃檗。噉酒糟話之妙處。此夏。相國寺結制。演長老講普明錄。師歸侍院。演長老

命師訓話講錄。師在寺中雲泉庵勤之。來和尚登山受衆參。其餘東海巨海大震諸老宿。皆來護一會。師歷謁。見家風。制了。師又赴備前。冬。在禪堂。掌直日。時看牛窓欄話。晝參夜參。流白汗。窮明。竟洞徹東山下妙密大事。師辯在橫山夜話。辛亥春夏。在護峯常住。秋冬。侍院。其間乾峯三種病話。巖頭末后句。其餘難透諸訛。因緣大抵參詳盡矣。壬子春。來和尚應尾州岡田慈雲寺請。師充侍衣。隨從

過浪花次。偶過桑梓。父母猶健在。拜請來和尚。大開饗筵。此冬。師蒙來和尚命掛錫東福寺。佛鑑忌結制會。贖翁俊和尚講佛光錄。師始參扣俊和尚。令看首山綱宗偈。及風幡心動話。皆透徹矣。武卿文。越溪謙。義堂碩。諸老兄。皆來輔一會。師掌選佛場直日。制中丁恬憂。旋鄉會葬。葬了復上惠山。及解制下山。俊和尚書綱宗偈。充廬別文。和尚書送行偈曰。寒苦濯腸玉澗流。雪消還問旭川頭。山翁一

笑收雲月。各地清光春色優。謙和尚偈曰。結眉交膝九句中。山月海雲話更雄。欲寫離情無一句。好擔榔槩弄春風。師諸老見賞遇加此。春反備前侍真。百丈再參臨濟破夏因緣。及錄中諸訛件件悉參詳盡矣。夏淬鍊五位十重禁之奧旨。三滲漏語。及洞山頌。拈弄記訣皆畢。更質問浮山九帶汾陽十智同真等之蘊頤。盡微細焉。此秋。歸京省本師病。師時三十八歲也。臨大別來和尚援筆書曰。叱。箇

畜生。有來由沒巴鼻。放下索頭。却不犯他稼
苗。羌笛一聲歸家路。轉回威音劫外春。至這
裡。大小郭庵亦漏逗不少。云云。此書師皆自藏之。淨心
禪超尊者扶杖送師。戀戀不忍分袂。遂至船
橋。船橋距岡山三里。此老年齡八十有餘。而
如是惜別不厭勞者。可知名宿寵愛師之深
已矣。冬師侍本師病。十一月。赴父確乎齋小
祥忌。選墓誌銘。此冬。來和尚依事蒙官怒。蟄
居。京師諸老相議使師慰問。無幾冤解。翌安

政改元甲寅春。師在相國寺常住。受同門之
請。四月。赴峨山。管鹿王院庫厨。乙卯春。住瑞
應院。轉位天龍第一座。冬十月。演長老戢化。
師往看待。且周旋葬事。丁巳夏。天龍寺連環
會結制。師充副司。冬奉本嶠上方命。赴丹後
州天邊雲門寺。勸辨竺印和尚秉拂。戊午秋。
會防州岩國府永興禪寺虛席。專价奉府主
之命。至請僧本嶠聚議。選人。擢師令應請。已
未早春。以官船迎。大方諸老宿送章贈序。別

記。二月十二日晉山。不日雲衲掛塔者二十餘員。此春來和尚奉勅住妙心禪寺。尋夏應雲州廣瀨城安寺請講臨濟錄。師率衆掛塔。來長老命令聽參禪。師始出無字歌示衆。此夏。府主降命再建庫厨。師尋鑿新井。建丈室。扁曰蒼龍窟。文久開曆辛酉春。曹源寺寶船艦和尚催初開會。馳專价請師。師率衆赴之。瓊翁綾山武卿越溪義堂之諸名宿皆應請來輔一會。會中諸老勸師發軔。師固辭不可。

竟受之。此夏雲衲輻輳無處容衆。且資糧不足。以三粥過一夏。師心深憂之。一夕恍然感靈夢。有神人駕雲而至。徐徐白師曰。和尚來我境內。興隆大法。不堪歡喜。我使二叟助子勞。莫復憂。便引二叟見師。一叟有髮。一叟無髮。師欲再視面貌。夢乃覺。師私喜而不敢語人。秋間。師欲以自力再興僧堂。乃白官。且乞許封內鉢。皆見許之。加之賜官銀若干以充營築之助費。便甫工焉。當此時。境松庵熊谷

大心二老自來相談。合心幹旋諸事。一人有髮。一人無髮。與師夢冥合。暗知鎮守權現影嚮護持師法道也。岩國橫山莊之鎮守。神曰白山妙理權現。此年。師母八十四歲。在浪花蒙官賞。賜以金圓。壬戌春。師撰禪海一瀾。呈府主有恪公。藩中居士濟濟勵參禪。秋師赴長州萩善福寺聚會。聽衆參。來長老歸路見訪。書僧堂扁字賜之。十月。僧堂成。名海雲堂。蓋舊名也。二十二日。修開單式。甲子夏。五山碩學清隱呂長老自

對州歸次。熾官船于新港。將自來賀禪堂鼎新法道興隆之盛事。時天下形勢變革。官不許郭內入他邦僧。故師自到新港。伸謝。設饗筵。祝長老之旋山。慶應改元乙丑冬。修開祖正當五百五十年大齋會。師拈香云。東山甘露左邊禪。大器滿餘濺。梵天五百五旬乾不盡。恩流尚浴溫洪川。此年師母八十八歲。師書偈遙賀。丙寅春。師上阪設母公米齡壽宴。此春勅賜來長老佛國興盛禪師徽號。師自

阪陽歸次。登護國峯慶賀。四月有恪公降命
 遷桃源院殿尊牌子師山。新令鼎建靈牌殿。
 名圓妙殿。六月開兵端。闔國譟擾。舉城運家
 財逃避焉。師確不動曰。貧道與開祖枕寺斃
 已。即書遺偈待兵至。偈曰。殺魔殺佛。五十一
 年。末後無冤。清風亘天。且示衆曰。爾等過遭
 此匿山寺。須期後榮。衆皆勉強侍師不去。此
 冬。鎖僧堂只居舊參四五衲於常住。令參究。
 丁卯三月有恪公逝去。秘喪。世嗣君聽政。此

冬防長事件寬宥之宣辭自天朝降下。便
 被許本末諸公入京。明治改元戊辰四月。世
 嗣君上京。朝命以有恪公叙從五位下。任
 駿河守。且抽城主格。此歲朝廷禁神佛混淆。
 防長之間。官行廢寺合併。此冬。師應菽城大
 照院請今之瑞應寺結制。講碧巖錄。先是官禁他
 國僧入封內。故長防石三州僧輻輳焉。己巳
 春。世嗣君參朝。依願被許有恪公隱退。
 帝手自賜數種珍器于世嗣君。尋令繼家世。

叙從五位下。任駿河守。便歸國。發有恪公喪。明治改元戊辰夏。以瑞應寺僧堂。定二州叢林。自宗藩政府。傳依賴書于巖府官廳。請師為師範。師蒙官命。乃赴瑞應寺。再結制講。碧巖錄。九月制間。師應金谷正燈院請。講碧巖錄。授菩薩戒。此歲諸侯返上藩籍。六月。朝廷以諸侯為知藩事。冬制師三赴瑞應寺。講碧巖錄殘卷。庚午春。師四赴瑞應寺。結夏。碧巖錄卒業。講無門關。四月。朝廷始發宣教

使于天下。諸藩專行廢寺合併之令。冬制在瑞應寺。講臨濟錄及禪海一瀾。辛未春。師應赤間關永福寺請。講五祖錄。授菩薩戒。四月。移瑞應寺常會於山口乘福寺。師應請講五祖錄殘卷及祖英集。此歲朝廷廢知藩事。改定郡縣之制。大小諸侯皆歸東京。為華族。廢天下寺院祿制。貶僧侶位格。視編民。釘戶籍番牌子寺門。壬申春。止乘福寺常會。再開海雲堂。攝方來禿侶。春間。依士族居士懇望。

讀寒山詩闡提記聞。制中講息耕錄。四月。純
圓獨妙塔落成讚。此春。朝廷廢神祇官。止宣
敎使。新設敎部省。乃召大社祠祝大寺住僧。
命敎導職。秋七月。師應天龍大敎正之徵命。
登嶠。便因朝命輔敎部權大講義。尋以諸
老推任住臨川寺。修登壇秉拂式。有法語。別記。
制間講寒山詩闡提記聞。制中講槐安國語。
十一月。師應廣島濟門一派請赴金龍寺。說
三條敎憲。又提唱臨濟示衆章。同月。以縣廳

選舉自敎部省命師敎導職管事。此冬。師昇
級敎部大講義。朝廷禁止僧侶托鉢。師以
歎願建言。托大敎院管長。奏上于敎部省。未
報許可之有無。海雲一衆待開制大抵分散。
別有自炊辨道僧數員。留在海雲堂。朝廷
被廢舊曆頒行大陽曆。以十二月三日為癸
酉一月一日。癸酉一月。師應縣廳召赴山口。
議中敎院新建築之事。二月。臨濟黃檗十管
長連署到來。促師之速赴于東京。師以縣廳

命辭之。朝廷廢管事。縣應以師為教導事。務頭取。四月。師應室積如寶寺請。授菩薩戒。五月。縣廳徵師山口中教院。乃應各宗教導。職請講法華經。九月。天龍大教正派出至于中教院。被許師著用色衣。且委任教導取締。職。教正歸路信宿于師山。十二月。師竟講法華經了。歸岩路次。鳴瀧關雲寺洞門斷泥長老請師享之。尋鯖山全昌寺洞門寒山長老亦請師。遂宿于全性寺。別有詩記。甲戌二月。應鹿

野醫王院請。授菩薩戒。四月。赴于山口中教院。五月。赴于萩城。督責不奉教旨怠惰僧次。瑞應寺一週間。九月二日。師應縣令氏命。於山口懲役場說教。罪徒凡三百名。十月。官允許師所著禪海一瀾之梓行。乙亥四月十四日。師在山口中教院。受東京十山總覺大教師選任之命。縣廳亦從許之。下浣念五招一派教員近刹僧衆於中教院。行告別之茶禮。翌旦發山口而歸于岩。五月十八日上船。宗璘

宗文二首座隨伴。十九日。至上之關。僦汽船。
 二十一日。著攝之神戶港。即日移米國汽船。
 二十三日。入橫濱港。翌登勝林山。寺名金地
 切通。芝二十八日。於書院行大茶禮。管長獨園
 大教正。議事實球。石窗。南谷等諸講義。會計
 陽州。保菴。助教龍淵。東嶽等諸師列座。請師
 拜鬢長。於上間與六月一日。開講。提唱碧巖
 錄。府下院主教員多衆取謁。七月一日。移單
 于新總鬢湯島。京府東麟祥院。轉讀大般若。同

日天龍寺東堂職帖。自同山送來。十月十四
 日。補權少教正。先是鎌倉圓覺寺闔山代歸
 源院融峯長老。濟蔭菴潤石座原。共憑荻野
 教正通謁于師。乞教請住于本山。教正亦從
 勸之。師固辭不容矣。三來四謁。更呈一山懇
 願之印署。懇懇縷述清實。於是師私謂。夫物
 之隆替在盡人事與否。彼鹿山是吾乃祖父
 開榛之道場也。今知一門如是乏人。強辭之。
 不可謂之好兒孫志情。一山既盡人事來矣。

余雖不敏。亦欲敢盡吾人事。若窮盡在我之力。而不足補之。則命也。然徒以謙讓之誼。辭而強遁其勞。其若乃祖之冥鑑何。竟自一決領焉。十一月四日。教部省召師。以特選命圓覺寺住持職。十一月廿八日。師始晉瑞鹿山。乘一山衆門迎。入平等軒行大茶禮。翌日徒院寮。名一十二月八日。修開堂式。別法語大教院議事石窓南谷兩講義登山。沖府下海禪院喜來一山衆夥矣。中浣。赴于大教院。董總費生

徒。當制。衆凡百餘名。丙子歲旦。於大教院。祝聖燒香。別祝偈二十日。參內賀正。拜天顏。二月一日。修開院式。提唱臨濟錄。偈曰。二十三流一卷錄。錄中仰見幾重關。自斯將箇正法眼。欲照五洲海外山。講了說教。述智光特權說。次刻轉讀大般若。有祈禱之疏說教二座。晦堂二講。五月十五日。令廬山密法天敬。玄天令。三座原秉拂于鹿山。師證明。小堂。皆祝聖謝上記。七月十六日。教部太輔穴戶機君招師。開

宴于巢鴨別莊。圍碁賦詩。山田參議亦臨席。終日興不窮。繼之以燭。同月。禪海一瀾於山。口縣刻成矣。公行。因居士懇願。本講殿後讀禪海一瀾。九月。補權中教正。十月三日。開祖十五日。舍利會師兼歸山。兩會皆奏樂。始自丁丑歲旦。於大教院祝聖燒香。別記。一月二十日。參朝賀正。拜天顏。二月。居士發起梓行無字歌。同月。鹿山塔頭歸源院開祖佛惠禪師遠年忌。請師燒香。師提唱佛祖三經。尋授苦

薩戒。戒徒名。凡七百。三月。師浴熱海。二週。又赴東京。結夏。六月。正受老人崇行錄刻成。八月。靜寬院宮。稱和薨御。於芝增上寺修津葬式。師出頭燒香。同月。九山教正聚議。止管長巽長。別置管長代理及本校係。師得八山教正連署謝書退巽上堂。時講了。提唱。拈主丈曰。文殊白槌。世尊下座。領八山謝書。山僧旋山。且道。即今與二千年前消息相去多少。諸人若會。則風乎舞雪詠而歸。不會則黃鶴樓前鸚鵡。